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_臣康綸鈞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張樹幟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

宋 祝穆 撰

民業部

農家

田附

羣書要語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塹刻鏤原隰龍鱗決
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

西都賦

漢武詔火

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並生因悉芟去復下水

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漢書

載芟載柞其耕

澤澤

詩

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鋤斯趙以耨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

良邦

饒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

若農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

盤庚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同

人生

在勤勤則不匱

管子

農夫不為水旱輟耕

荀子

農叢圃笠共

談壠畝間

葉正則文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畲

爾雅

雍州厥田惟上上

貢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

孟子

詩句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

劉長卿

雨中耕白水雲外

劇青山

許渾

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孟郊

水耕先浸草春

火更燒山

杜

畬田貴火聲爇爐

杜

曲江幸有桑麻田故

將移住白雲邊

杜

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藹藹桑麻

交公侯為等倫

杜

古今事實

耕莘樂道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耦耕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是

知津矣問於桀溺

云

耦而不輟

微子

荷蓀

子路從而後遇大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止

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同上

豚蹄穰田

淳于髡滑稽多辯齊威王八年楚伐齊齊使髡之趙請
救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
生少之乎髡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穰田者操一
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
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齊王乃益黃
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乘髡至趙子精兵十萬楚聞
之引去注篝龍也汙邪下地田也

輟耕壠上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羊酒自勞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躬耕隴畝

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負郭十畝

以下係田

孔子曰回家貧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

負郭二頃

蘇季子曰吾若有雒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印乎

買田自污

黥布反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
賤貫而以自污何從其計

伯耕使學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
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及貴買田

張禹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
極膏腴

自耕而食

徐穉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身後桑田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弟
子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
以負陛下

求田問舍

許汜見陳元龍元龍謂汜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

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有田不仕

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
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
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
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苦饑常勤

陸龜蒙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

故常苦饑身畚鍤祿刺無休或譏其勞答曰堯舜黜瘠
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

陸文

多田翁

盧從愿占良田數百頃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

古今文集

雜著

稼軒記

洪景盧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逢午錯出

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釋位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

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岡西阜北
墅南麓以青徑款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
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畧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
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為我記予
謂侯本以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於南邦齊虜巧
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兔兔束馬
銜枚由關西秦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傑懦士為
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

節使二道四立連率莫府項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西
兩地驚震談笑埽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
氏彼周公瑾安石事業侯蓋饒為之此志未償顧自詭
迹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若予者偃偃
一世間不能為人軒輊乃當夫須襁褓醉眠牛背與堯
童牧孺肩相摩幸未黎老時及見侯展大功名錦衣來
歸竟厦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圍
隸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門曲席而

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底不為生客侯名棄疾
今以右文殿脩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

古詩

畬田行

劉禹錫

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鑽龜得兩卦上山燒卧木下
種暖灰中乘陽坼牙蘖蒼蒼一雨後茗穎如雲發

渭水田家

王維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

唯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
羨閒逸悵然歌式微

田家

聶夷中

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鋤
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二月
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
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田舍曲

王貞白

古今利名路只在儂門前至老不離家一生常晏眠牛
羊晚自歸兒童戲野田豈思封侯貴唯只待豐年征賦
不辭苦但願時官賢時官苟貪濁田舍生憂煎

田家雜興

儲光義

梧桐陰去我門薜荔網我屋迢迢雨夫婦朝出暮還宿
稼穡既有務牛羊還自牧日旰懶耕鋤登高望川陸空
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又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
築室既相隣向田復同道
糗糒常共飯兒孫每更抱
忘此耕耨勞愧彼風雨好
蟋蟀鳴空澤鷦鷯生秋草
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田家書情

前人

蒲葉日以長荷花日以滋
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
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
蚯蚓土中出田烏隨我飛
羣合亂啄噪嗷嗷如道饑
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
發食飼田烏日暮空筐歸
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觀田家

韋應物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丁
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飭
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獨未已方慚不
耕者祿食出閭里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
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賈客珠百斛
舡中養犬長食肉

歌元豐

王介甫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
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
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
龍骨長乾掛梁招鮒魚出網
蔽洲渚荻笋肥甘勝牛乳
百錢可得斗酒許雖非社日
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老翁塹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棧小舟乘興欲眠過
白下蓬人歡笑得無愁

水車

蘇子瞻

翻翻聯聯銜尾鴉
犖犖确确蛻殼蛇
分畦翠浪走雲陣
刺水綠鍼抽稻牙
天工不念老農泣
喚取阿香推雷車
律詩

長安秋夜

章孝標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
牛犢乘春放兒孫
候暖耕池
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
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陸渾山莊

宋之問

歸來物外情負杖闕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採藥行野
人相問姓山鳥自稱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書村叟壁

鄭谷

草肥朝牧牛桑綠晚鳴鵲列岫簷前見清泉碓下流春
蔬和雨割杜酒向花簞引我南陂去離邊有小舟

張谷田舍

鄭谷

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徑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
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村酒可賒

田家作

王維

舊穀行將盡良田米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衣
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犢草屨牧豕多雨
紅榴拆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傍舍草中歸住處名
愚谷煩君問是非

題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
鰾腹老翁眉似雪
海棠花下戲兒孫

田家

鄭穀夫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
却將微雨送黃昏

田家

歐陽永叔

綠楊高下映平川
賽罷田神笑語喧
林外鳴鳩春雨歇
屋頭初日杏花繁

田園雜興

范至能

高田二麥接山青
傍水低田綠未耕
挑杏滿村春似錦

踏歌椎鼓過清明

又

下田戽水出江流
高壠翻江逆上溝
地勢不齊人力盡
丁男長在踏車頭

時世行

杜荀鶴

夫因兵亂守蓬茅
麻苧裙衫鬢髮焦
桑柘廢來猶納稅
田園荒盡尚徵苗
時挑野菜和羹煮
旋斫生柴帶葉燒
任是深山更深處
也應無計避征徭

又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
因供寨水無桑柘
為點鄉兵絕子孫
還似平寧徵賦稅
未嘗州縣畧安存
至今雞犬皆星散
日落西山哭倚門

秋雨輞川莊作

王維

積雨空林烟火遲
蒸梨炊黍餉東菑
漠漠水田飛白鷺
陰陰夏木嘯黃鸝
山中習靜觀朝槿
松下清齋折露葵
野老與人爭席罷
海鷗何事更相疑

蠶家

羣書要語季春之月后妃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
勸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月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人蠶于蠶室奉浴種于川桑于公桑

瞻仰注

古今事實

馬頭娘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

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
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
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
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
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
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
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於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
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

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
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
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
馬頭娘以祈蠶焉

圖經

祀先蠶

干寶云祀苑窳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蠶也

祭蠶室

吳縣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蠶

室我即地神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之當

令君家蠶葉百倍言訖而去成如其言大得蠶

續齊諧記

古今文集

雜著

蠶賦并序

陸龜蒙

荀卿有蠶賦揚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
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
之刺於是乎在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

熙藝麻緝纏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
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驚葩卉官涎益噉盡取後已鳴
呼既卷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古詩

蠶簇詞

王建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
暎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
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爾稠女灑桃漿

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
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着

織女怨

文與可

擲梭兩肘倦踏紉雙足跣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
處畏明日剪時審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
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
歸舍拋下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
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

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髀露里胥踞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貨殖家

商賈附

羣書要語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孟子

市井相

與言則以財與利

揚子

商賈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天官冢宰注

古之

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

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丑公

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上同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

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市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伯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

編戶之氓乎

貨殖序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

畏懼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

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門市此言末業貧者資也

貨殖序

駟騶注會二家交易也駟者其首率也

上同

諺曰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
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
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謂之素封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邑注或有所廢置有
所居蓋居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後食貨志巷列千所羅居百族則
能目語額瞬談論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晉成伯陽市賦

詩句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古今事實

伎巧致利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勸其女功極伎巧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貨殖傳

人棄我取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蠶

出取布帛予之食

史記

好停貯

子貢好廢舉注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則轉移取利也

焚券得民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召取錢者殺牛置酒與期貧者取而燒之曰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孟嘗君聞而怒召驩云云驩曰有餘者與期不足者終無以償焚無用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有何疑焉孟嘗

君拊手而謝之

居家致富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散其財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蓄廢居候時轉物逐

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

越世家

著萬物錄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

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本傳

公侯殖貨

漢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身為公侯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

其貨富於大將軍光注都內主藏官安世已還官官不簿也

收息百三

王莽令市官收賤賈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注出百錢予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

衣繫衆鑰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佩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

板壞而墜凍餒而卒

續世說

焚券自償

後漢樊宏其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道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受建武中追爵壽張敬侯

積財能散

後漢折像字伯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

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為鬼所笑

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營什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自執牙籌

王戎性好興利廣取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寶聚

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女適裴
頴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歡從子將昏戎遺其一車求婚訖而更責取

身障二麕

阮咸傳初祖約性好財有詣約約料理物客至屏當不
盡餘兩小麕以著背後傾身障之

父焚其券

宋顧覲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之禁不

能止後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復
還綽悞歎彌日

立市易法

熙寧間詔京師置市易務樞密使文彥博言市易司遣
官監賣菓實有損國體王安石曰陛下不殖貨利豈於
菓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為兼井所苦

故為立法耳

長編

與錢輟歌

以下係
商賈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
爐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
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
麤不暇唱渭城矣

隋唐
嘉話

借財命窮

昔有周犢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
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
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

其賄以逃同宿路傍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貧困

搜神記

甕筭

俗說有貧人止能辨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此甕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二甕自二甕化而為四所得倍息其利無窮遂喜而舞不覺甕破

小說

古今文集

雜著

治生用奇

田農拙業也而秦楊以甲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
起博戲惡業也而栢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
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
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
燂羊胃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猗頓用鹽起郭縱以冶鑄
成業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閭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

井之入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
之惡又況掘冢搏擊犯奸成富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貨殖傳

等千戶封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水居千石魚澤中
千足彘山居千章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
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

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萬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

封君等是富給之資也

貨殖傳叙

律詩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歸應遠蠻家雲島孤
竹舡來挂浦山地賣魚鬚
入國自獻錦逢人多贈珠
却回春洞口斬象祭天吳

梓匠者

巧授者附

羣書要語伐木丁丁

詩

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

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孟

般倅棄其剗斲兮王爾

一作爾

投其鈎繩注剗斲鑿也鈎曲尺繩以準直

甘泉賦

審方面

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車

一作車

術車又象形如繩

木所用墨斗也

筆

大木為系細木為桷桷樑櫨櫨儒儒椳椳闌闌居

楔各得其宜以成屋室者匠氏之工

韓文

不善為斲血指

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韓

巧墁者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

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材

孟子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

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

食功也

孟子
滕文

古今事實

倕共工

倕汝共工

魯般木機

魯般為木鳶而飛之

淮南子

魯班為母作木人為御機關

一發遂去不還

論衡

梓慶木鐻

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公輸規矩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公輸雲梯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
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
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
臣請城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
公輸般九攻之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

陳射傳
解帶為

城以箸
為械

造草木人

偃師周穆王時人縛草為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

王美人王怒殺偃師

六帖

捕匠和雇

裴延齡大搜市廛逮捕匠徒迫脅就工號曰救索弗讎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

撰成木經

都料預浩工於造塔每卧則交手於胷為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于世

歸田錄

堂無蟻罅

係巧
堤者

號國中堂既成名工巧塲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號國
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蜴蜥記其
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
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巧塲
者附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
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巖斷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
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
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
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
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
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

刀者則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或曰彼主為

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

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丐者王承福傳

係丐
塚者

韓愈

丐者王承福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喪其土田
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
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丐之傭以償之有餘則
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
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
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噫吾操鋤以入於富

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愈聞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鑒焉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七

宋 祝穆 撰

民業部

漁者

羣書要語漁捕魚也

說文

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罾罾

罾罩泔罾筍蜚梁罾算獮鉈之類

尸聖人以道德為竿

綸以仁義為釣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

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眾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古今事實

燧人教漁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
漁

伏羲為罔

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舜漁雷澤

舜漁雷澤雷澤之人遜居

如棠矢魚

公矢魚于棠又曰公將如棠觀漁者遂往陳魚而觀之
非禮也公羊曰公如棠觀漁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
云張網羅也登來美大得也耻公去南面遠與人爭利
便遠觀之

網得織梭

陶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

雨自化為龍而去

賣魚常價

魏任嘏字昭先遭兵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

以術放生

北齊陸法和初在梁時所泊江湖必於峯側揭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大風雨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

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斷袴襠不落法和使
懺悔為蛇作功德

舟載釣具

陸龜蒙高放從張搏遊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
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
衣去不喜交流俗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
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
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古今文集

雜著

漁父歌

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古漁父篇

劉蛻

劉蛻云余於西塞山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文有高致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

古漁父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欺虞人
以事鬼神而得逸它日叟之子壯圍山而雋獵吾父者
曰今日之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
以漁漁利厚於罟末年之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
於帝側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年之富
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之
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

之亦曰始朕學事史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有置
魚於葦間仰見烏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
日澤西漁者乃刺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眊而去而三
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
澤之利

跋曾無逸百帆圖

楊廷秀

千山去未已一江追之予觀百餘舟出沒於風濤縹緲
雲煙有無之間前者不徐後者不居何其勞也而一二

漁舟往來其間獨悠然若無見者彼何人耶

跋漁浦晚歸圖

楊廷秀

浦吾里舴艋吾宅黃帽郎吾侶也苒苒京塵于今三年
偶開曾無已此軸風煙慘澹波濤歛欣然振衣登舟
云

古詩

江湖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孤筇曳寒繭

口誦太古滄浪詞人閒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
奴顏婢膝直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
弁我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
傾歌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腹便食散酸醎
宜客散忘簪履禽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
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桑柘亂則
逃妻兒金鑣紳帶未常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藩將
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

都旌旗興師十萬一日費不翅千金何以支祇今利口
且箕歛何暇俛首哀惲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
撐頽峨冰霜襦袴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
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
散人號

紫溪翁歌

并序

陸龜蒙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
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

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

先生弁而賡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舡有鱸采江之蔬兮
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
闕而去

觀打魚歌

杜甫

綿川江水之東津魴魚鰕鱖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
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
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饕子左右揮霜刀

鰮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遯逃
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
髻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杜甫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
撐突波濤挺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
大魚傷損皆垂傾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
主人罷鰮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

干戈兵革闢未止
鳳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為縱此樂
暴殄天物聖所哀

西湖秋酒東池魚
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
西池為一笑之樂
夜歸被酒不能寢
戲作放

魚

蘇子瞻

東池浮萍半枯塊
裂碧跳青出魚背
西池秋水尚涵空
舞闊搖深吹荇帶
吾僚有意為遷居
老守縱饒那忍膾
縱橫爭看銀刀出
灤灤初驚玉花碎
但愁數罟損鱗鬣

未信長堤隔濤瀨
濺濺發發須臾間
圍圍洋洋尋丈外
安知中無蛟龍種
尚恐或有風雨會
明年春水漲西湖
好去相忘渺湖海

次韻答趙景貺陳履常
蘇子瞻

擾擾萬生司大塊
槍榆不羨培風背
青丘已吞雲夢芥
黃河復繞天門帶
嘗譏韓子隘且陋
一飽鯨魚何足膾
東坡也是可憐人
披挾泥沙收細碎
誓將歸修八節灘
又欲往釣七里瀨
正似此魚逃網中
未與造物遊數外

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
脚扣兩舷歌小海

次韻蘓公西湖徙魚

黃魯直

窮秋積雨不破塊霜落西湖沙露背大魚泥蟠小魚樂
高丘覆杯水如帶魚窮不作搖尾憐公寧忍口不忍鱠
修鱗失水玉參差晚日搖光金破碎咫尺波濤有生死
安知平陸無灘瀨此身寧供刀几用着意更須風雨外
是間相忘不為小濠上之意誰得會枯魚雖泣悔何及

莫待西江與東海

又次韻

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弦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
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鱠

吳都賦注越王鱠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一面名曰比目寧容網目漏吞舟誰

能烹鮮作奇碎我亦江湖釣竿手誤逐輕車從下瀨孫公

賀爲輕車將軍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墮鳶外不
甲爲下瀨將軍

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

有任公釣東海

清江曲

蘇養直

屬玉雙飛水滿塘
菰蒲深處浴鴛鴦
白蘋滿棹歸來晚
秋著蘆花兩岸霜
扁舟繫岸依林樾
蕭蕭兩鬢吹華髮
萬事不理醉復醒
長占煙波弄明月

律詩

叉魚招張功曹

韓愈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
大炬燃如晝長船縛似橋深

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鱗
憐錦碎當日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
轉細得雋語時囂潭聲知存寡肱平覺獲饒交頭疑湊
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志已遼盈車欺故事
飼犬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幕幕迴
棹影寥寥懶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
日徒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
吾僚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鴉

淮上漁者

鄭谷

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
兒孫吹火荻花中

醉著

韓偓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
過午醒來雪滿舡

款乃曲

上音霽
下音襖

元結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

好是雲山韶濩音

按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
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朱文
公亦用此音必有所據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
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
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詩話

評柳子厚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東坡云：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
趣。然尾兩句不必亦可。冷齋詩話

釣者

羣書要語：其釣維何？維然。伊緡召南釣者之恭，非為魚也。

墨子以直針而為鉤維何魚之能得楚辭善釣者引魚于千

仞之下餌香也

呂氏春秋

古今事實

一釣六鰲

歸墟中有五山帝使巨鰲十五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
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鰲於是二山流於北極列子

釣鯉得書

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

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剖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當貴

藝文類聚

漁釣奸周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奸周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大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載與俱立以為師

史

釣得玉璜

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望釣得玉璜刻

曰周受命呂佐

尚書大傳

太公釣於茲泉

在磻溪呂氏春秋

以豚餌鮒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
曰鮒魚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
鮒過而弗餌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鮒雖難得
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子思子孔叢

釣而不網

子釣而不網

任公大鈎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鎬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趨淮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莊外物

粒餌得魚

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泉引盈車之魚

列子

羊裘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

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
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

詳見
隱逸

煙波釣徒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以自號垂釣

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本傳

坐上釣鱸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
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

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釣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
魚出會者皆驚

古今文集

律詩

獨釣

韓愈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
藤角平池散芡盤羽
沉知食駛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
榆條繫從鞍

又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霧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
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瓶

溪興

杜荀鶴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
流下前溪也不知

釣臺

黃魯直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
桐江波上一絲風

釣翁

鄭谷

來往煙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定無餘。
閒垂兩鬢任如鶴，祇把一竿時釣魚。
月浦扣舷歌皎潔，雨篷隈岸卧蕭疎。
行人誤話金張貴，笑指北邙丘與墟。

詩話

評釣舟

范希文贈釣者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
出沒風濤裏，又觀杜詩云：一棹輕如葉，傍觀亦損

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二詩雖同而意各有寓

文酒

清話

獵者

羣書要語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

狩謂得獸取之無所擇皆為田除害之義

爾雅

古者天子

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圉諸侯不掩羣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麋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又
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禮記

古今事實

蒐田以時

文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發狝殪兕

宣王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西狩獲麟

魯哀公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袒裼暴虎

鄭太叔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袒戒其傷汝

因獵聞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

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
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昔宋
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
所以求雨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當之言
未卒而大雨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鴈
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
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莊子

放魔與母

孟孫獵得麋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
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麋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
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麋又
且忍吾子乎

韓子

不失獵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
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
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戰國策

詭遇獲禽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馮媛當熊

見熊門

諫帝射雉

見雉門

以兕從獵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第三兒齊莊俱行庾

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公謂曰小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矣

拔猛獸箭

晉桓石虔小字鎮惡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獸伏復拔一箭而歸從桓溫入關威震敵人時有病瘡者謂桓石虔來以怖之多愈

豕突帝馬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
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笑
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神
武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乎上大悅為之罷獵

匿鷄于懷

見鷄門

田獵懼諫

憲宗嘗田苑中至蓬萊池曰李絳嘗以此諫我今可返

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絳知否已而䟽輒至

不可不獵

唐單王元吉喜鷹狗出嘗載置網三十車曰我寧三日

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獐鹿射麋格麟鴛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

未見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蘼若射干芎藭菖蒲茝薹靡蕪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陀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歲祈苞荔薜莎青蘋其卑濕則生藏蓂蒹葭東牆彫胡蓮藕菰蘆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毒瑁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枿豫章桂椒木蘭檠
離朱楊其上則有鴛鴦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
元豹螭蛇羆犴楚王乃駕馴馭之駟乘雕玉之輿曳明
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
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蹙蹙轉
距虛軼野馬轉軸駢乘遺風射游騏弓不虛發中必決
眦洞膚達腋獲若雨獸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翔容
與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織羅垂霧縠飛襪垂髻

扶輿猗靡錯翡翠之歲縹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
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嬖姍勃窣而上乎金隄
掩翡翠射駮蟻怠而後發遊于清池浮文鵷揚旌柂張
翠帷建羽蓋網瑤琚釣紫貝樅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
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磊石相擊礧礧磕
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
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

東渚巨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遊孟
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芥然在諸侯
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
詞不復何為亡以應哉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
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

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庸慎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
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
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
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
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灞澹出入涇渭鄠鎬潯潏紆餘委
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

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
之中過乎泱漭之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陘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潏弗宓汨偪側沁
澌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滂濞沆漑穹隆雲橈宛潭膠盭
踰波趨浥莅莅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澆
湍實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淢淢淢淢淢淢
跳沫汨潏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顚
漶潢漾安翔徐回翫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鯢鱗漸離鰓鰓魴禺魴鰓捷鰭掉尾
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
的皪江靡蜀石黃磬水玉石砢磷磷爛爛米色澔汗叢
積乎其中鴻鵠鵠鵠駕鵠屬玉交精旋日煩鵠庸渠歲
疢鵠盧羣浮乎其上沈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
薄水渚唼唼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嵒崔
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峻截薛南山峩峩巖陀巘錡
嶒嵒岨崎振溪通谷塞產溝瀆噍呀豁閉阜陵別陽歲

魄喂鹿丘虛堀碧隱麟爵壘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沆溶
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禁揜以綠蕙被以江
離糝以靡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蘅蘭棠本
射干茈薑蓂荷歲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蘋布濩閎
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
衆香發越肪蠻布寫晻夢呖弗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紛
軋芴芒芒恍惚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
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獬豸獬犴沈牛

塵麋赤首園題窮奇

名獸

象屏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

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駝橐駝騊駼騊駼驢
羸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
棖壁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峻築堂累臺
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擦而捫天奔星更
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蚺蜺於東廂象輿婉憚於
西清靈園燕於閒館偃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
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嵯峨嶰嶰剌削

崢嶸玫瑰碧琳珊
叢生璠玉旁
唐玢幽文鱗亦瑕
駁
華雜市其間
晁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
盧橘夏熟黃
甘橙揆枇杷檉柿棹柰厚朴
檮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
蓂棣荅還離支羅乎後宮
列于北園
鮑丘陵下平原揚
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
煌煌扈扈照曜野沙棠
櫟楮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
頻并閭欒檀木蘭豫章女
貞長千仞大連抱衿條直暢
實葉後楸櫨立叢倚連卷
攬倂崔錯參翫抗衡閭柯垂
條扶踈落英幡纚紛溶澗

蓼旖旎從風瀏蒞卉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
芘虎旋還乎後宮雜襲繁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
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雌蠓飛蠕蛭蜩蠖猱
獬胡穀蛻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矯枝格
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
曼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
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杖涉冬天子校獵乘
鏤象六玉虬拖蛻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鐻縱獠者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蹙羊蒙鷗蘇綉白虎被斑文跨壁馬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冰推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鋌猛氏縶腰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忽遠去流

離輕禽楚履猛獸羶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
物出宇宙彎蕃弱滿鵬羽射游梟標飛遽擇肉而後發
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
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雞適孔鷺促鷄鷄
拂翳鳥捎鳳凰捷鵙鷗擒焦朋道盡塗殫迴首而還招
搖乎儼佯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晦乎反鄉歷石闕歷
封巒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鷄牛
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

徒車之所輶轡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
極倦勑驚憚驚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阡
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顓天之臺張
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簾建翠華之旗
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
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千
遮文武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
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續

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嫵都靚粧刻飾便嫵綽約柔橈嫚嫚媚媚纖弱曳獨繭之綸襖眇閭易以卹削便姍嬖肩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燦爛宜笑的顰長眉連娟微睇繚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

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瞻氓隸頽墻
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
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
刑罰改制度易服色草正朔與天下為更始於是歷吉日
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鑾游乎六藝之圃
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
鶴舞干戚載雲罕拚羣雅悲伐檀樂去樂胥脩容乎禮

園翺翔乎書圖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
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
而聽隨流而化岌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
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
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
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
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

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并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

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
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統黃山濱渭而東周衰數
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
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
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

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魯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
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
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
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闔闔儲積
共偁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
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廼虎路三峻以為司馬
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
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揚之南昆明靈

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鎔鉞而羅者以萬計其
餘荷垂天之罽張竟歷之罽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
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縲屬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
羅浩如濤水之波滢滢與與前後要遮攬槍星名為闔明
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佻路徽車
輕武鴻綢緹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負極遠者相與
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眈分殊事繽紛往來輻輳不
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

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
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
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闔飛廉雲師吸嗅瀟
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啾啾蹒蹒入西園切神光望平
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
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輅焱拉雷厲驥駢駘磕
洶洶旭旭天動地吸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
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

蹶浮麋斲巨狴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蹕天蹻嬉間間
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焱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
徒蹶松柏掌蔌藥獵蒙龍麟輕飛屨般首帶脩蛇鈎赤
豹牽象犀躋巖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謁泰華為
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
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臂羿氏控弦皇車幽輶光
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楚
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

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縮嗥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芒然窮穴閤與亶觀夫剽禽之繼踰屏兇之抵觸熊羆之拏獲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蹙踈警怖魂亡魄失觸輻闕胫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隋珠和氏

焯爍其陂玉石替崙眩耀青瑩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
可殫形元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
乎其中嘒嘒昆明鳬鷺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
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
螭蹈獷獺據鼃鼉祛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
魚浮彭蠡目有虞方稚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
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
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
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園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
揚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
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
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
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
神雀之林蒼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
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音拯人乎農桑勸之以弗

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
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園覽
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藹蕤與百姓共
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電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
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
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
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揚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畝漢中張羅網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狄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

而思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華而
右褒斜極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羅千乘於林莽
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法錫戎獲胡檻熊羆拖豪豬木
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
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

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觀其二見其
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
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
士竄竊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
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崐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擗邑
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
饑不及餐鞮盤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去萬姓請命

乎皇天廼展人之所屈振人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
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
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草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
文於是後宮賤瑋琕而䟽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
巧惡麗靡而不近斤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
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
鬻作虐東夷橫叛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虔整其旅乃命驃衛汾

云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逢軼疾如奔星擘如
震霆碎輶輶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
駝燒螟蟲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吮鋌癰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焚
東馳是以遐方䟽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
德所不綏莫不蹠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

邊城之災金草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
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
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
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
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彰禽
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
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飢屬而

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
常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
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鍾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戛擊
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容受神
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

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狝獵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
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
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以能及也迺今
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律詩

觀獵

王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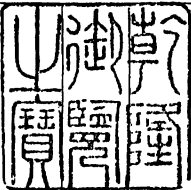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

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

觀獵

張祐

曉出鳳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
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遙空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十七